



批林批孔克己复礼

历史的见证人

原“孔府”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的见证人

——原“孔府”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 丑 的 史 訊

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历史的见证人

——原“孔府”奴隶批林批孔文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0

统一书号：3099·147 定价：0.15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孔府佃户村”贫下中农怒斥林彪、孔老二…………… (1)

坚持革命 反对复辟

……………曲阜县城关公社南泉大队贫农社员
(解放前“孔府”的杂役) 孔繁福 (9)

不忘阶级苦 坚决反倒退

……………曲阜县城关公社解放大队贫农社员
(解放前“孔府”的奶妈) 孔宪荣 (13)

反对开倒车 永走革命道

……………曲阜县东风公社林前大队贫农社员
(解放前“孔府”的车伕张炳和之妻) 王金英 (17)

决不容许旧中国的历史重现

……………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退休工人
(解放前“孔府”的“拉牵户”) 赵德乾 (21)

不信天不信地 坚信领袖毛主席

……………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贫农社员
(解放前“孔府”的烧水工) 夏际贵 (24)

决不许历史车轮倒转

……………曲阜县城关公社解放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解放前“孔府”的扎彩工贾书贤之子) 贾永福 (29)

戳穿林彪、孔老二宣扬“仁义”的罪恶阴谋

……………中共徐州铝厂委员会书记
(解放前“孔府”的“笤帚户”) 孔庆荣 (32)

撕破林彪、孔老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画皮

..... 济南部队某部副营长 贾书贵 (37)
(解放前“孔府”的挑水工)

不许林彪、孔老二招摇撞骗

..... 曲阜县城关公社反帝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 王龄森 (42)
(解放前“孔府”的“祭羊户”)

所谓“爱人”，就是吃人

..... 曲阜县东风公社西林西大队贫农社员 宋文秀 (47)
(解放前“孔府”的佃户)

对反动派决不能讲“忠恕”

..... 曲阜县防山公社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 赵学纯 (50)
(解放前“孔府”的“推冰户”)

林彪和孔老二的“富民”、“利民”就是杀民、害民

..... 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人 宋振邦 (54)
(解放前“孔府”的“修缮户”)

林彪、孔老二是我们的死对头

..... 曲阜县防山公社文革大队贫农社员 夏振喜 (58)
(解放前“孔府”的“皇差户”)

让那些大大小小的“衍圣公”们见鬼去吧

..... 曲阜县制鞋社党支部书记 荀昭荣 (62)
(解放前“孔府”的“看林户”)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 曲阜县陵城公社红庙大队贫协主任 任德立 (66)
(解放前“孔府”的“花粮户”)

“孔府佃户村”贫下中农 怒斥林彪、孔老二

山东省曲阜县东风公社西林西大队，位于埋葬孔子的“孔林”西旁，解放前是孔子后裔“孔府”的佃户村。这个村的劳动人民解放前世代代饱尝了孔氏地主庄园的压榨欺凌，至今还留着辛酸的记忆。最近他们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的同时，以亲身的经历和大量事实戳穿了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村里举办了許多批判专栏、墙报栏，社员们在家院、田头到处展开对林彪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大批判。

一个孔字 两个阶级

解放前的西林西村，二百二十户农民中有二百十五户姓孔，全村除了三户富农、十五户中农外，有一百四十七户是“孔府”的佃户、修缮户、花匠户、守林户、打杂户、礼乐户等等，遭受残酷的剥削。大队党支部书记孔繁振说：“谁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来？”

‘孔府’里代代收租，咱们辈辈交租，一个孔字，两个阶级，姓孔的从来不是一家人。”

当时的“衍圣公府”，打着孔子的所谓“仁义道德”的招牌，用“姓孔的是一家人”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可是他们对姓孔的佃户丝毫不讲“仁义”，同样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丰年加成收租，荒年一粒不少收。佃户们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孔广富一家就被逼得两辈子卖儿卖女。早年广富的爷爷因租种“孔府”的地，曾卖掉广富的三叔、四叔抵了租。一九四一年，“孔府”又打着“仁义道德”的招牌，租给广富家六分地。谁知这年蝗虫遍地生，粮食颗粒未收，“孔府”的爪牙们一次又一次地上门逼租，来一次还要一次“袜子鞋钱”。广富的父亲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忍痛将自己的九分地拿去抵租，从此一家人外出逃荒。当时冰天雪地，要饭也赶不上门。他父亲没有办法，先卖掉了广富的妹妹，又忍痛卖掉了广富。后来他父亲逃回家，给地主打短工，饥饿成疾，直至活活被折磨死。一家人就这样被弄得七零八散，直到解放后，广富才找到了家。悲惨的遭遇何止孔广富一家。因交不上租惨遭“孔府”毒打的就有二十六人，被逼死的达十五人之多，流落他乡逃荒要饭的有五十多户。

五十七岁的宋文秀老大娘揭露说：解放前，“孔

府”大念他们祖宗“仁者爱人”的歪经来愚弄我们。什么“爱人”，完全是吃人！他们嘴里说的是“仁义”之家、“道德”之府，可内瓢里全坏透了，一代一代的“衍圣公”都是些男盗女娼的家伙，吃人肉、喝人血的魔王。她控诉说，她丈夫当年给“孔府”修缮厅房，每天迎着星星去，背着星星归，孩子五、六岁还不认识他爹。她丈夫就这样被“孔府”榨干了油、累弯了腰，最后被赶出了门。她的婆母遭遇更惨。有一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生了个女孩，硬逼着她婆母撇下自己的孩子去他家当奶姆。因为她婆母姓孔，按“宗族”辈份，孔令贻应当称她婆母为“老奶奶”。可是“孔府”里有一条规定，就是“孔氏男不当奴，女不作婢”，姓孔的人进去当奴隶就要改变姓氏，因此，硬逼着她婆母改姓陈，整天喊孔令贻“老爷”。婆母的奶水被吸干了，折磨成疾，被赶出来，自己的亲生子也活活饿死了。宋大娘气愤地说：“不在姓啊，全在阶级，只有阶级亲，没有宗族亲。现在林彪也大念孔子的‘仁爱’经，他是要我们忘记阶级斗争，要地主、资产阶级上台，真是狼子野心。我们贫下中农绝不上他的当！”

全村七个生产队，从学校课堂到田间地头，从老年、壮年到青少年，都齐声痛斥林彪和孔老二。他们说，旧社会“孔府”在五个省有百万亩地，家存万石粮，

可是姓孔的佃户当牛做马饿断肠，“孔府”从未施舍过一粒粮。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亲不亲，阶级分，这就是结论。

没有“天命” 只有革命

孔子鼓吹“天命”，林彪叫嚷“天才”。西林西大队的贫下中农驳斥林彪和孔子的谬论时，用本村的今昔对比，生动地说明，只有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天命”。他们说，在黑暗的旧社会，印把子攥在“孔府”里。我们西林西村的佃户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生产年复一年是老样子。“孔府”就用孔老二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鬼话来愚弄劳动人民，想麻痹人民不起来反抗，永远接受他们的奴役。可是，奴隶们不断起来反抗，我们不信天，不信命，不信神，不信鬼，只要革命。霹雷一声响，来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闹翻身，搞革命，分了“孔府”的地，分了“孔府”的粮，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贫下中农欢天喜地庆祝这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大胜利，接着，在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号召下，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日子越过越幸福。

西林西大队的贫下中农说，一九五八年公社化

后，我们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大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填平了村东的“老龙沟”，改造了村西的“十亩沙”。在西南三百五十亩蛤蟆洼里，开渠一千五百米，压沙换土，把它改造成为亩产八百多斤的水稻田。又通过深翻平整，消灭了二百多亩的“茅草荒”。紧接着在全队二千亩土地上打了四十五眼机井，把解放前的“望天田”改造成现在的地成方、路成网、水渠设在路两旁的稳产高产田。同时，又自力更生地从耕作到打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全大队粮食产量，解放初期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一九七三年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五十斤。随着产量的提高，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一九七三年不仅向国家贡献了七十多万斤粮食，集体储备粮也达到了四十万斤，社员储备二十万斤，平均每人储备达三百二十斤。

第二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孔昭富谈到，解放前因交不上“孔府”的地租，被逼得全家逃荒下江南，父亲、弟弟活活饿死在江南，母亲得了神经病，哥哥被地主的狗咬伤了腿，他独自一人又逃荒要饭下了关东，直到解放那年才回了家。如今他一家六口人，住着五间大瓦房，一家分粮三千多斤，家里储备着半年粮。他对比今昔，气愤地说：“孔老二讲了两千多年的‘天

命’，说俺祖祖辈辈都是挨饿的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俺干革命，斗敌敌人垮，斗天天低头，斗地地增产，这就证明孔老二的‘天命’完全是骗人的话，干革命才是阳光大道。叛徒林彪鼓吹什么‘天才论’，大肆贩卖孔孟之道，是为他建立林家王朝服务的，是企图开倒车，复辟资本主义，叫我们贫下中农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我们一定要砸烂‘天命说’，永远干革命。”

二十四年胜过二千四百年

孔子一生念念不忘复古，林彪也胡说“今不如昔”。西林西大队的贫下中农用事实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言行。

顽固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孔老二，距今已死去二千四百多年了。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西林西村土地越种越少，人口越逃越稀，贫苦农民家无隔宿粮，身无立锥地。他们祖辈相传的是要饭篮子要饭棍。

解放后短短的二十四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胜过了解放前的二千四百年。解放前，全村除了几家富农、中农共有九头牛、五头驴、二辆铁轮大车外，贫下中农一无所有。现在，全队有四十五台电动机、二十一部柴油机、一

百辆小胶轮车、十五辆大胶轮车、两台拖拉机，队队都有播种机、扬场机、粉碎机、磨面机等，还有一百五十多头牛驴骡马大牲畜。正象社员们说的，现在“浇地扔掉了轱辘头，耕地不用老黄牛，开机器扳电把，从种管到收。”解放前，佃户们深受高利贷剥削之苦。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达一百二十多万元，每人平均达七百多元，社员家家有存款。随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员的生活大大提高。解放前，全村的九间瓦房都是富农的，贫下中农住的都是进门碰头皮的小土屋。现在，全村集体盖瓦房四百七十多间，社员盖的新瓦房达一千三百多间。全村三百三十户，仅自行车就有一百六十辆，还有几十部缝纫机，以及收音机、钟表等。文化翻身更为明显。孔老二是办教育的，然而在解放前“夫子门前文盲多”，那时全村只有两个识字的。现在，全村有四名大学生，一百多名高中、初中毕业生，百分之百的学龄儿童上了学。老年、壮年文盲也都进政治夜校学文化。孔老二垄断文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贫下中农成了文化的主人。

这个队的贫下中农纷纷以二十四年发展变化的事实，痛斥林彪所谓“农民缺吃少穿”的无耻谰言。老贫农孔庆武愤怒地批判说：“卖国贼林彪打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就是要

让‘衍圣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开历史的倒车，这绝对办不到！我们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踏步前进，誓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坚持革命 反对复辟

曲阜县城关公社南泉大队贫农社员 孔繁福
(解放前“孔府”的杂役)

过去反动派说孔老二是什么“圣人”，其实这个“圣人”完全是反动派吹起来的。反动派把孔老二抬出来吓唬人，是为了拿孔老二那一套反动东西来统治人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过去的反动派一样，把孔丘、孟轲那一套黑货看作是他们搞复辟的法宝，什么“克己复礼”、“生而知之”、“上智下愚”，什么“仁义”、“忠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想拿这些黑货来欺骗、麻痹咱劳动人民，叫咱们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统治，便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搬出孔老二这些骗人的东西是骗不过咱们劳动人民的，特别是俺们这些过去在“孔府”当过奴隶的人，对孔老二的这一套最清楚。毛主席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今天就用自己家经受的几件事，叫大家看看这个“圣人”家里实际干的和嘴上说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叫大家看看林彪叫喊的“克己复礼”的实质是什么。

在旧社会，我家七口人，地无一壠，仅有草房两间，还露着天。由于生活逼迫，我父亲到“孔府”当了奴隶，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地给“孔府”挑水、推磨、压碾子。我六、七岁时，也成了“孔府”的小奴隶，每天要给“孔府”的少爷、小姐端屎端尿。我七岁那年，一天早晨，大管家孔霁光起床要大便，我听到喊声，就赶紧把马桶提到他屋里，搬去板凳，放上手纸。他大便时，马桶里的水溅上来几滴，就骂我放水太多，抓过我去就是两个耳光，打得我两眼冒火星。我一个七岁的孩子，挨了打还不准我哭。这就是林彪和孔老二宣扬的“仁爱”！

俺家本来姓孔，可是“孔府”里规定“孔氏男不当奴，女不作婢”，姓孔的穷人到“孔府”当奴隶，就得改姓，不准你再姓孔。我爹孔庆顺被迫改为刘庆顺，我也被改为刘繁福。如果按照孔老二“名正言顺”的旧礼教排辈，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就得叫我老爷爷。但是，他却反过来叫我称他“老爷”。你看，孔老二讲的那一套“礼”呀、“正名”呀有多么虚伪。这也使咱们清楚地看到，亲不亲，阶级分，姓孔的并不都是一家人。

在“孔府”当奴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打骂，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我伯父孔庆昌（到“孔府”后，被迫改为刘庆昌）给“孔府”看庙院，整天扫地、

拔草、擦石碑和石龟上的鸟粪，一天从早干到黑不说，狗腿子还存心欺压人，随时找“岔子”，轻则骂，重则打。有一次，他们硬说石碑上有鸟粪没擦干净，上去就把俺伯父拳打脚踢了一顿。我伯父给“孔府”当了一辈子奴隶，连个媳妇都没娶上，孤苦一人，最后惨死在“孔庙”里。在那些吃人的豺狼眼里，俺们奴隶死了，还不如“孔府”里死只鸡。我伯父给他们干了一辈子，死了他们不但不管，反而说死在庙里“不吉利”，冲了他们的“圣气”，硬逼着赶紧弄出去。他们规定：死在“孔府”的奴隶，办丧事不准哭，不准从“孔府”的大、小门往外抬。他们硬逼着把我伯父的尸体用绳子从墙头上吊出墙外。这就是孔老二、林彪大肆宣扬的所谓“仁爱”和“美德”！孔老二的“仁义道德”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是什么人？他们爱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根本不爱俺贫下中农。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旧社会的阶级仇，血泪账，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叛徒、卖国贼林彪，狂叫什么“悠悠万事，唯此